

廣陵



第九期

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日

政协扬州市广陵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

目 次

一、几度春风 冤案澄清	顾 青..... (1)
二、为了几幅字画	杨穆春..... (3)
三、《闲话扬州》的一段史料	杨振基 丁久均..... (6)
四、扬州杰出的女词人丁宁	张德煦 韩承芝..... (8)
五、回族老人刘彬如	潘长林..... (10)
六、扬州名厨丁万谷	蔡苏扬 韩承芝..... (13)
七、古运河扬州段的变迁	孙东海..... (15)
八、来信摘录	耿鉴庭..... (16)

几度春风 冤案澄清

顾 青

1978年，北大荒的春天比往年来得早。元旦刚过，我正赶着牛车往大田里送粪，途经引龙河农场场部时，指导员匆匆来到我跟前说：“快回去卸车，收拾收拾，准备去北安农管局报到。”我真纳闷：把我这个戴“帽子”的调去干什么？原来，是让我到工程队工作。过去30年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整日价和土块、老牛打交道，现在直起腰来当建筑工，心中感到一阵阵轻松、新鲜……

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吹到北安城，我头上的“反革命”帽子被摘掉了，有了公民权。我把几十年来压抑在心底的委屈，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。不久，农管局一位老同志找我谈话，让我把驾机起义、飞赴延安，直到因飞行事故受审、被收监判刑的经历，写成书面材料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位老同志又亲自找我，拉着我的手沿着郊外公路，边走边谈心。他告诉我，只要你认为有据可查，坚称申诉时，我们将把材料上报北京总政治部。暮色苍茫中分手时，他又嘱咐我说：“材料写好后，你送到宣传部来，我的名字叫凌人杰。”我这才知道他是主管统战工作的宣传部长。

1982年秋，我已年逾花甲，组织上批准我送休返乡。临行时，我特地去向部长辞行，他亲切地安慰我：“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，你的案子上级机关一定会认真复查的，您安心回家，保重身体；总政如有什么指示，我们及时通知你。”

1983年夏天，凌人杰同志来信告诉我，“从《航空知识》杂志上看到于飞同志写的一篇文章，报道了你们驾机起义的经过。我通过组织与他联系，请他介绍有关当事人，为澄清你的问题提供材料，你也可以和他通信联系。”真没想到，对我这个千里之外的退休工人，部长还时时刻刻挂在心，想方设法找线索、查依据！这种实事求是、负责到底的作风，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襟怀和浩然正气。

1984年春节前夕，我正在天井中清除积雪，突然来了一位解放军同志，他亲切地询问我：“你是顾青同志吗？”这陌生而又尊贵的称呼，使我激动得流泪。他和蔼地说：“我叫李晓峰，是军法院派来看望你的，请你把过去的有关历史事实谈一谈。”在我肚子里憋了几十年的心里话，象启闸的江水奔涌不息，我连续谈了四个多小时，他边听边记，手冻紫了，脚冻僵了，一刻也不停。结束谈话，他站起来直搓手、碰脚、活动身体，我很抱歉地对他说：“四壁透风，让你挨冻受苦了。”但他诚挚地回答说：“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，是我应尽的职责。为了能早一天澄清你的问题，一个多月来，我从黑龙江到扬子江，走访了许多军人、干部，他们都很同情你、关心你，特别是北安农管局的凌人杰同志，积极主动地办了许多实事，已经走到我们前头去了。所以我得赶在春节之前汇总全部材料，向总政及军法院报告。请你相信党的政策，保重身体，静候上级机关的正确处理。”他一口饭没吃，一杯水也没喝，又匆匆踏上铺满冰雪的路程。

1984年3月底，正是春光明媚的日子，一封挂号信为我寄来了沈阳军区军事法院的平反判决书。当我读到“撤销原判，宣告顾

青无罪”时，热泪夺眶而出，情不自禁地高呼“共产党万岁！真理万岁！”

1985年，在中央和江苏省委的亲切关怀下，省政协、省委统战部为我落实了起义人员政策，给我颁发了驾机起义证书，补发了部分工资，安排了工作，分给了住房。我与分别了40年的恋人，一同搬进新居，实现了“待到两鬓斑白时，石头城下重相见”的夙愿。

（作者任江苏省政协委员、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）

* * * * *

为 了 几 幅 字 画

杨 穆 春

那是1979年的夏天，我还睡在病床上，朋友们来看望我时，对我说：“给你捎来个好消息，现在中央提出对以前的冤假错案重新审查，有错必纠。”这突如其来的喜讯，使我精神一振，病也好了三分。虽然我1958年被定为右派，1960年就摘了帽子，但在政治上还是受到歧视，精神上很压抑。

国庆我病愈回家，不久收到一份扬州市委发（1979）087号文件，压式宣布我的右派划错了，从政治上恢复我的名誉，并补发了一部分工资。这真使我喜出望外，从心里感到共产党伟大，实事求是，对人民负责。

市委统战部的张科长找我谈话，问我还有什么问题和困难。我

说：“感谢共产党，没有问题了。”张科长问：“你现在干什么工作？”我说：“营业员。”他说：“你以前不是当经理吗？”我说：“是，现在快退休了。”他又问：“你家被抄家没有？”我说：“那是破四旧，我原有很多字画，抄家时几乎全部被毁，仅存完好的四件条幅和几十把扇骨已不知下落。”这些字画有我生父杨映昌收藏的，他是画家，又精于鉴别；有我继父杨润之收藏的一般字画，还有我收藏的一部分册页。其中我生父收藏的不乏明末清初四王八怪等名家的珍品。张科长说：“你实事求是，先打个报告来吧。”

到1983年，我又被恢复了经理的职务。对此，我心满意足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我政治上平了反，恢复了工资，恢复了职务，其他还有什么好奇求的呢！对字画的事我早置诸脑后。谁知市委统战部、市政协等单位还作为一个问题在为我奔波，以求进一步落实政策。

1984年，扬州市举办抄家字画书印陈列。有关部门通过市商业局送来表格，让我去认领。我不抱希望地把整个陈列厅看了个遍，不见踪影。

同年市、区政协又作了一次落实政策的努力，希望被抄来的字画都能够找到它的主人。那时广陵区政协成立，我被选为区政协首届政协委员。区政协张健五副主席十分关心我的问题，特地找了我了解情况。我向他解释字画大部分已被撕毁，被抄走的，既无收据，又不知经手人，到何处去寻？这些画越名贵，时间越久，寻找到的希望也就越小。张副主席亦表示惋惜，但劝我再去史公祠（展出认领处）看看，作次尝试，并亲自向我所在的公司催查，希望能查个

永落石出。公司也派专人办理此事。但时间久了成了个无头案，依然没有结果。

我仔细揣摩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，撕的撕了，拿的已拿了，留给我的只能是不尽的痛惜。而对此，政协、统战部已做了大量的工作，怎能为此再增添领导的麻烦；如按政策折价退款，将是一笔惊人的数字，我想，不管怎么说都是国家的钱，现在国家百废待举，四化建设处处需要钱，我怎能不添砖反而去索瓦呢！

我在痛惜中想到以画补画。为了不忘却那场浩劫，我提议随便找一幅无主的画，在上面作个长题说明，以为纪念。经办的同志立即表示同意，买了幅仿郑板桥的大立轴，加了章送来给我。此事被区委统战部潘恩捷部长、区商业局陈刚局长知道，感到一幅画尚不能完全表达对失主不求索赔之举的敬意，于是，特请人又画了幅山水，精裱后亲自到单位送给我。为此事，有关部门还对我进行了表彰。

这使我深深感动。象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人，为了几幅字画，有关部门的同志竟付出了那样多的艰辛努力。通过这件小事，我深深感到了党的统战政策的诚意和巨大感召力。

（作者系民主建国会会员、扬州市广陵区政协委员）

~~~~~  
（上接7页）徒呼负负；茫茫百感，对此滔滔。杀吏黄巢，坑兵白起，几见降魔道越高。神明胃，忍支离破碎，葬送妖娆。黄金难贮阿娇，任冶态妖容学细腰。看大漠孤烟，生擒吉利；美人香草，死剩离骚。一念参差，千秋功罪，青史无私细细雕。才天亮，又漫漫长夜，更待明朝。

## 《闲话扬州》的一段史料

杨振基 丁久均

号称龙阳才子的易君左，三十年代初写了一部《闲话扬州》，惹得扬州满城“闲话”。他对扬州人民的污蔑，激起各界人士公愤，致群起而攻之，直至组织“究易团”对簿公堂。易君左最后才不得不公开登报认错。1934年10月18日的《民意日报》上刊载了《易君左为闲话扬州道歉启事》：

“敬启者：君左去年曾著闲话扬州一书，本属游记小品，其中因见闻不周，观察疏略，对于扬州社会之批评致多失实之处，以致激动扬州人士之公愤，引起纠纷；事后详加检点，亦自觉下笔轻率，实铸大错，抚躬自省，愧悔交深，揆诸人情事理，自应坦白谢过，以明心志。荷蒙中委王茂如先生（即王柏龄）本息事宁人之善意，爱惜君左之苦心，不辞烦累，毅然出而斡旋；而扬州人士亦深喻君左之诚意，承蒙谅解，撤回诉讼。君左已辞去现职（指江苏省教育厅主任秘书），以明歉意，并致谢忱。谨此公布，诸希鉴谅为幸。”

然时隔十多年后，易君左又作了一次跳梁表演，招致旧话重提。人们又联系《闲话扬州》对他再批判。事情梗概如下：

1945年8月底，毛泽东主席应蒋介石电邀到达重庆，同国民党当局举行和平谈判。在此期间，有报纸公开发表了毛主席的词《沁园春·雪》，一时轰动山城，传诵全国，革命人士竞相歌颂，群起唱和。但易君左则逆时代潮流而动，填词大唱反调，以致郭沫

若、柳亚子和袁绶弩等不得不以同样手法“回敬”。大概是出于同《闲话扬州》有关吧，1947年7月13日在扬州出版的《苏北日报增刊》上全文转载了上述几首词。特录载《广陵文史》，以资读者。

郭沫若词：

说甚帝王，道甚英雄，皮相轻飘。看古今成败，片言狱折；恭宽信敏，无器民滔。岂等沛风，还殊易水，气度雍容格调高。开生面，是堂堂大雅，谢绝妖娆。传声鸚鵡翻娇，又款摆扬州闲话腰。说红船满载，王师大捷；黄巾再起，蛾贼群骚。叹尔能言，不离飞鸟，朽木之材未可雕！何足道，纵漫天迷雾，无损晴朝。

柳亚子词：

大好神州，国父云亡，道统蓬飘。痛惠阳不录，天乎曷曷；湘潭崛起，誓挽滔滔。谁是黄巢？谁是白起？青史他年月旦高。支离甚，笑龙阳余孽，九尾妖娆！美新词笔徒娇！向楚国章华学细腰。记怀甯接拍，曾传十错；子云投阁，空反离骚；谣诼娥眉，评量臻首，花面丫头任饰雕，谁怜惜，祇熏衣傅粉，坐待明朝。

袁绶弩词：

谬种龙阳，三十年来，人海浮飘。忆问题丘九，昭昭白日；扬州闲话，江水滔滔。惯驶倒车，常骑瞎马，论出风头手段高。君左矣！似无盐对镜，自喜妖娆。时代不管人娇，抛糊涂蛋于半路腰。喜流风所被，人民竞起；望尘莫及，竖子牢骚。万姓生机，千秋大业，岂惧文工曲意雕！凝眸处，是谁家天下？字内今朝！

易君左词：

国脉如丝，叶落花飞，梗断蓬飘。痛纷纷万家，（下转5页）

## 扬州杰出女词人丁宁

张德煦 韩承芝

丁宁字怀枫，祖籍镇江，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生于扬州双桂巷，出身小官吏家庭。5岁入塾启蒙，其聪颖过人。时虽识字无多，过年时家人肩负上街观灯，好注视各家春联，回家后竟忆其字形点横撇捺，口述对联几副，家人异之。6岁时能巧答老师的对子。后拜扬州骈文大师陈含光门下，日后词作极工稳。

丁宁9岁时由父亲作主，与同僚之子订婚，18岁结婚，生有一女，名文儿。因丈夫好逸恶劳，不务正业，吸毒赌博，无所不为，1921年离异。母女相依为命，次年又殇女儿，丁宁悲痛欲绝，并写其词，以表凄苦之情：

临江仙 秋宵不寐忆文儿

心似三秋衰柳，情同午夜惊鸟，柔肠已断泪难枯，愿教愁岁月，换取病工夫！只道相寻有梦，那堪梦也生疏。西风凉沁一灯孤，魂牵还自解，分薄不如无。

丁宁的词虽绝妙，但她从不轻易流露，早在三十年代就在龙沐勋主编的《词学季刊》上发表词文。又扬州周谷人先生与丁宁有唱和之作。在《中国当代诗词选》中，丁宁的作品即有近30首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周子美先生与她交往20余年，竟不知她有词作。一日忽于案头发现丁宁词稿，大为惊讶，后征得她的同意，将其词数篇，以《还轩词存》之名油印数十册，分赠词友，并评其词曰：

“读其词之低回百折，凄沁心脾，盖丁君身世抱难言之隐，故其词有不尽飘零之感也。”前中华书局主编、现任华东师大教授施蛰存先生阅后评之：“才情高雅，藻轮精醇，琢句遣词，谨守宋人法度，制题序引，隽洁古峭，不落明清凡语。赋情文芳悱恻有过于诸大家，辞逐魂消，声为情变，非翰墨功也。”1975年《还轩词存》被郭沫若所见，大为赏识：“清冷澈骨，悱恻动人。”据悉，深得郭老赞爱的词句有：

海棠莫怨霜寒重，犹有梅花雪见开。（鹧鸪天）

搔首几回将天问，问神州何日烟尘歇？天不语，乱云叠。……再休道沧桑坐阅，好展平生医国手，把孱夫恨从头雪，金瓯举，满于月。（金缕曲）

为汝低回，有声争似无声，青芜未必埋愁地，胜筠笼绮户长扃。（庆春词）

以后，丁宁接受郭老的意见，词风又有改进。如“满江红”悼念周总理一词：

匝地悲呼，都道是，国摧梁栋。看举世，纷纷朝野，斗山争拱。尽瘁孤忠天日鉴，匡时伟绩寰瀛颂。仰遗容，恸极泪难禁，如泉涌。廉让操，人民颂；弥留语，人民痛。要遗踪永伴，山河一统。以此精诚弥六合，神州士气增英勇。显声威，努力扫纛枪，金瓯巩。

丁宁于1930年从事图书馆工作，此后，遂为终身职业。先在扬州国学专修科图书馆，抗日战争前即离扬去宁，在南京图书馆。解放后在华东大学学习后，分配到安徽合肥图书馆工作。她在图书事业中奋斗近50年，对技术精益求精，管理严谨，被人们誉为

潘 长 林

刘彬如，回族，原籍六合，1882年9月29日出生于扬州，幼年就读私塾6年，后在家自修。1903年至1905年寓居镇江，

春华秋实逞今古，曾早岁夕吴楚，身世幽栖何足数。书城愁拥，药炉烟聚，白发添清苦。清词落笔惊风雨，空留得断肠句。试问魂归何处去？绿杨城郭，小金山下，廿四桥边路。

1906年去河南省怀庆府投师刘玉寰老阿訇，进修阿拉伯文和教义5年。1911年毕业后，在六合传授阿拉伯文。1913年辗转到上海，为复兴伊斯兰教，筹集资金。他从事商业经营，先受聘晋昌厚字号总经理，经营翡翠珠宝，获利颇巨，盈利之一部分用于宗教事业。后又兼任上海协兴实业公司经理，每年盈利，除正常开支外，全部用于宗教事业，赞助学者出国考察。1925年在上海同哈德成先生等人倡议成立中国回教学会，他当选为学会15名干事之一。他一方面传授教义，一方面翻译、校印阿拉伯文宗教经籍《天课义理》等书。1929年与扬州商会副会长高问丞（回族资本家）等合资开设扬州清真德昌酱园，兼任主管，定居扬州，为扬州回民办理公共事业。1946年当选为扬州回教公会主任。在此期间，刘彬如本着伊斯兰教义，发扬博爱精神，广为资助贫寒穆民，如生活困难者，无力给子弟求学者，缺乏冬衣棉被者，经商资金不足者，以及寻觅职业者，凡来有所求的，均分别酌情尽力帮助。解放前，曾有少数回民男女学生，在扬州中学读书，离家甚远，不能回家午餐，且家境贫寒，无力在外购食，均免费供给午餐一顿，一直维持到毕业为止。在1946年中，又组织建立了回民青年会，协助创办生生、幼幼、达达、立立等4所小学。

扬州解放后，刘老先生虽年近古稀，仍精神矍铄，拥护共产党、热爱社会主义一如既往，奔走于公益事业。他因幼年家境贫寒，深知读书艰难，尤其对发展教育，更加热心。他原兴办4所小学，经扬州市教育局资助，合并、保留了幼幼小学至今。1952年6月，他集资创办伊斯兰业余会计补习学校，担任校长（以后又任幼儿园主任均不支薪金），为国家培养了1182名会计人才；19

53年改为初中补习班，有学生400多人，扬州市知名教育家陆勤和江树峰等曾在这里任教。1958年市教育局接办后，先后改为民办第三中学、扬州市第十中学。刘老还十分关心回民的幼儿教育，他于1953年借房集资开办了扬州市伊斯兰幼儿园，发展至今已具有相当规模，是全省唯一的伊斯兰幼儿园，曾多次接待阿拉伯外宾的参观、访问。

刘彬如先生一生信仰纯笃，宣传教义，兴办学校，拥护中国共产党，热心社会公益，且为人正直谦和，乐于助人，赢得伊斯兰教徒对他的尊敬，也享有很高的政治荣誉。扬州解放不久，他被推为扬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，1950年9月被聘请参加苏北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，1951年被推选为扬州市烈军属协会副主任，并评为军属特等模范。1953年任扬州市人民政府委员，苏北历史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，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。1954年7月任华东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，并当选为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1955年11月被选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。六十年代之后，他是扬州市四届、五届人代会代表，省政协三届常务委员。刘老先生曾于1952年参加国庆观礼团，受到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。1958年6月参加中国伊斯兰朝觐代表团，前往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，途经蒙古、苏联、波兰、捷克、瑞士、希腊、埃及、沙特阿拉伯等国，受到许多国家领导人的欢迎和接待。为此，刘老受到极大的鼓舞，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。

1966年“文革”期间，正常的宗教活动被迫停止，此时刘老已是83岁高龄，身体尚健，智力不减，（下转第14页）

## 扬州名厨丁万谷

蔡苏扬 韩承芝整理

丁万谷是扬州著名的维扬菜系的红案厨师，烹饪界的老前辈。

他1898年生于扬州，少时家境清寒。1915年父亲把他送到金魁园餐馆拜许明录为师，满师后留店使用。因勤于钻研，技艺日增，30岁时就在当地闻名。1930年与王学成、许庭芳合伙开天凤园餐馆，由于他的技艺高超，地方名绅、文人墨客多到此店，1935年8月，江都县（扬州）成立商会餐馆业同业公会，他被推为公会理事长。日伪时期在扬社（今公园桥西）开店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回天凤园餐馆恢复店业。

扬州解放后，他先后在月明轩、扬州饭店、冶春、富春茶社掌勺。经过50余年的操练，他已是正宗维扬菜系的高级厨师。他的技术特色是案炉金能。在案上，一是刀功娴熟，切片如纸；二是配料严格新颖；三是贮藏干货原料能掌握季节性品种特性，保鲜不霉烂；四是精通山珍海味胀发全过程。在炉上，擅长叉烤炖焖。他的烤鸭、烤方、烤乳猪、三馅汤、醋溜桂鱼等独具风味。醋溜桂鱼是他的拿手杰作，首先是选料严谨，主料是仲春三月的桂鱼，鱼肥肉嫩骨软；其次是能准确控制火候，炸鱼时间和翻滚得当，确保鱼体不焦不枯，完整细嫩。糖醋乳汁（又名串滋）与炸鱼同时分锅制作；第三，跑滋灌乳时他的动作敏捷巧炼，一手端着炸好的桂鱼，一手端着滚热酱红的卤汁，径步轻跑至筵席边，右手提瓢，顺势将

卤汁均匀地浇在鱼身上，顿时盘中发出“哧哧哧……”的声音，全骨皆酥，筵厅内满堂香气。这一道菜，不仅有维扬菜系的“色、香、味、形”的传统特色，且又增添了“声”响之韵味，使入席宾客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都能得到美的享受，增添席间欢快的气氛。另外，在他娴熟刀功的基础上诱发出的刀刻瓜灯，图案花纹造型生动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曾在扬州城几度公开展览，轰动全市。

他热心于传师带徒，主张“传道与授业”并举，学手艺先学做人。教导后生为人要谦恭，学习要钻研，工作要有长劲。他的徒弟，乃至社会人士对他很为敬重。他有弟子百余人，不少亦负盛名，当今扬州名师如特一级厨师杨玉林、薛泉生，特二级厨师张玉琪等均受教于他，还有许多弟子分布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等大城市的太型宾馆、饭店担任技术骨干。

丁万谷是政协沧州市第一、二、三、四届委员，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三届执行委员。1966年10月退休，1969年8月因病辞世，享年71岁。

(上接12页)仍坐在家裡孜孜不倦阅读毛主席著作。造反派对他家破“四旧”，其结果一无所获。刘老没有什么家当，除了日常生活用品，仅有一套出国时做的料子衣服，书架子被翻得七零八落，也只有一些阿拉伯文版《毛泽东选集》等书。随着“文革”愈演愈烈，刘老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困惑不解，常常独自在仙鹤寺周围徘徊。数年后，人们再也看不到他了。然而，他炯炯的目光，飘洒的髯须，简朴的衣衫，还时常在人们的脑海里浮现。

## 古运河扬州段的变迁

~~~~~ · 孙东海 · ~~~~~

公元前 486 年，吴王夫差在今广陵区北郊蜀岗之上修筑邗城，掘沟引江入淮，从此江淮通衢名曰“邗沟”。最初河口就在蜀岗之下，现黄金坝至螺丝湾桥的一段河流仍保留邗沟之名称。

汉时，邗沟的口门已由蜀岗逐渐南移。隋代，开凿京杭大运河。到唐初，江岸已移至今广陵区南面的扬子桥至施家桥一线。唐代开元年间，原为江中一渚的瓜洲向北漫延，并与北岸衔接。公元 734 年开凿了长 13 公至的伊娄河，遂将邗沟分汊延伸到瓜洲新口门，而瓜洲到茶黄湾这段邗沟即为现今的古运河。宋代，漕运量大增，古运河上兴建了大量的堤、堰、闸坝，形成一线相连，千帆竞发的兴盛局面。金时，由于战乱影响，古运河淤积严重，河床浅显。到了元朝，又以海运为主，对古运河不加修缮，几乎未做任何工程。明清时视漕运为大计，以保证由江南运粮到京城，供应“官俸军食”之需，但鉴于黄、淮水患频繁，汛后水源又感紧缺之苦，常利弊参半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在毛泽东主席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的号召下，大规模开展农田基本建设，修建了从瓦窑铺到六圩金长 19.6 公里的新航道，既制服了洪水，又保证了江淮之间的安全航运；同时对古运

河进行整治，1969年冬在瓜洲新建了五孔净宽23米的节制闸，1973年又扩建了宽13.9米、长136米的300吨级的船闸和抽水站、小水电站和渔道等水利设施，古运河已成为航运、调水、灌溉、防洪、排涝和水产等多种功能的黄金水道。正是：

沧海变桑田，古川换新颜；
田野遍黄金，笑迎丰收年。
农林牧副渔，综合治理先；
船帆密如梭，南来北往间。
最是旅游地，寻“根”扣心弦。
前程美如画，任重又道远。

（据《扬州水利科技》摘编）

· 来信摘录 ·

耿鉴庭先生来信说，……时隔数年尚能载出，亦颇不易，惟其中有一小问题，请于第九期加以改正，即第16页重印《医述》跋语中，为手民所错，当时未能发觉，后来方才知悉，以至贵处的跋语没有能更正，然既经载出，尚乞加以更正是荷。

附更正文稿：即徽籍曾经寓扬之程郊倩先生。先生是最早返扬者，顺治间即辑《医学分法类编》于扬郡，尔后程云来先生至扬，其著作，若《圣济总录纂要》、《金匱直解》等，又多着笔或刊刻于广陵。故新安程氏之医学，影响于扬州者至深。郊倩、云来两先生，当与《医述》辑者为同族。